

李司南 著

历史
武侠

2003—2004 武侠第一书

倾国
之末世樱花

倾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倾国

之末世樱花

李司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国之末世樱花 / 李司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4

ISBN 7-5004-4393-5

I. 倾... II. 李...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9439 号

责任编辑 潘少平

特约编辑 韩志

装帧设计 大灰狼工作室

封面设计 高立仁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市金红发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60 × 64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楔子 /1

第一章 痛失/37

第二章 当关/99

第三章 人兽/135

第四章 金粉/205



楔子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这小子，还算有点儿小聪明。不过呢，还有一点你没看出来：咱们走了两天了，在大平原上一个人都没见到，村落里的屋子都是空空的。联系到这条官道，你要仔细分辨马蹄的间距，从间距里能够判断出这个骑兵队伍的行军速度。然后，你要沿途观察他们的速度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要知道，统兵将领的风格就体现在这样的小地方上，”说到这里，“杨叔叔”吁了一声，“所以，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孩子莫名其妙，“你怎么前言不搭后语，你为什么松了一口气？”

“你这个小笨蛋，”“杨叔叔”笑骂道，“咱们快找到你爹爹了。”

“杨叔叔”的白马渐渐消失在官道的尽头，不多一会儿，麦田里突然钻出两个军官模样的家伙。

“真还有点儿紧张。”其中一个年长些的汉子长长地嘘了口气。

“鲍大哥，你不至于吧，你好歹也是杨大人的爱将，刚才那是个什么人能把给你吓成这样？”说话的是个年轻人，剑眉虎目，腰悬佩刀，一脸不以为然的樣子，“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才不窝在麦地里受这份气呢。”

那位鲍大哥名叫鲍超，是首辅杨嗣昌手下的一名家将。杨嗣昌是当朝崇祯皇帝面前的第一红人，按理说，这个鲍超以杨家将的身份，只要不飞扬跋扈别人就得称他涵养过人了。可他竟然会这么害怕刚刚从这里路过的这个衣着朴素的平凡汉子。

鲍超叹了口气：“张和兄弟，别看你我在京师里让别人左一个‘高手’，又一个‘大剑师’地奉承，那可都是给咱们哥儿俩脸上贴金。一年前，你刚好出京，没赶上京师里一件大事。你回来之后没听说你们禁军统领冷涛冷大人和杨陆凯在午门斗剑之事吗？”

“什么？”张和吃了一惊，“难道刚才这个人就是杨陆凯？”

鲍超道：“不错，就是这个杨陆凯，他是卢象升将军帐下的一名侍卫，据说也是卢将军十万大军中的第一高手。当年百二轻骑千里追杀王孝祺，杨陆凯在黄沙大漠之中以快剑对快剑，破了李纪堂的成名绝技‘九曲’。那一

战后，卢象升大营里的兵士们都拿他当神一样崇拜。”

张和饶有兴趣：“不是说，杨陆凯本来不过是个本领低微的普通步兵吗？”

鲍超道：“确是如此，但三年之中，他不知怎么就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剑术。刚才我隔着麦子抬头张望的时候，正碰上他一眼看过来，这一眼好像有千钧之力似的，我差点儿就没喘过气了，也不知道他发现咱们了没有？”

张和也是一惊：“是呀，我当时也觉出了一股无形的压力。我那会儿正想拔刀，却觉得握着刀柄的手背被什么东西按住了似的。多亏没上去动手。”

鲍超道：“你别太轻率了。杨大人再三叮嘱，千万别跟卢象升的人发生冲突。你别看他们同僚共事，有时候同进同退，一起对付鞑子，有时候又你争我斗互不相让，这里的关系微妙得很。何况，杨陆凯可不像卢象升，他的为人就像他的剑术，又快又冲，根本没有什么顾忌。要是让他搜出咱们身上的信来，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两个人上了官道，向着和杨陆凯相反的方向走去。

张和又问：“鲍大哥，你看和杨陆凯一起的那个孩子是谁？”

鲍超道：“听他们说话的口气，这孩子应该就是卢象升的独子李阳冰。”

张和奇道：“怎么姓李，不是姓卢吗？”

鲍超道：“是姓李，听说是随母姓。不过，也有一些别的说法……咳，祸从口出，我也不多说了，你最好也别打听。”

张和不大高兴了：“鲍大哥，你是杨大人的家将，我是禁军的军官，按说都是一家人，你还瞒着我干什么？”

鲍超连忙赔笑：“张和兄弟，不是我愿意瞒你，你也是在京畿重地里混的，肯定也明白官场上的道理。”

鲍超这么一说，张和倒也不好问多了，忽然间倒是想起了另一个问题：“鲍大哥，你见多识广，就你所知，冷涛冷大人的武功在京师能排名第几？”

鲍超想了想，说道：“五年前，冷大人在接受禁军统领一职的时候，有不少人不服气他。后来公开比武，冷涛技压全场，击杀五人，重伤十三人，这才坐上了禁军统领的位置。在重伤的十三人当中，有一位兵部尚书张凤翼

张大人家中的客卿，姓曹名浊流，曾以‘流云斩’的刀法在半年之内打遍京师无敌手。其实，我当时也动了挑战冷涛的念头，但一看以曹浊流那样的身手都铄羽而归，就知道自己根本不够斤两了。冷涛在做了禁军统领之后，听说更是精研武学，倒是在治军方面不大用心。那么你说，冷涛的武功能在京师排名第几呢？”

“哦，”张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本想在十年之后剑术能够大成的时候挑战冷涛，却没想到……”

鲍超苦笑道：“年轻人有志气是好的，不过凡事总要量力而行。就算是冷涛，也和你一样没想到会出现那种局面。”

张和问道：“鲍大哥，杨陆凯和冷涛在午门前的决战你可是亲眼所见？”

鲍超老大不乐意：“当然是我亲眼所见。那是子夜时分，在场的只有我和冷涛的几个朋友。”

张和迫不及待地问道：“那你讲讲，那一战到底是怎样的？”

鲍超微微闭上了眼睛，身体略微有些发抖，那一战的场面是他永远都忘不了的。

午门。

午门是做什么的？

午门有很多的功用，但最为大家熟知的只有一个：

当哪位大臣触犯了天威的时候，他的结局往往是：推出午门斩首。

所以，午门外的广场经常会饱饮一些杰出人物的鲜血。

冷涛喜欢这个地方。作为禁军统领，他有权力在每天的子夜来到这里练剑。每到月色当空的时候，他会双手持剑，保持一个将要凌空下击的凝固姿势，任从思维由剑刃、双手、双脚发散到广场的每个角落，感受着这里无处不在的、已经沉积了百年之久的杀气。

作为一名顶尖高手，他知道击剑的技法已经不再重要，而重要的是出剑时——乃至出剑前的气势。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武士，禁军统领的地位对他来说倒是次要的，他的毕生愿望只是要达到武学的巅峰。所以，仕途在

他的眼中不过是给目标的达成提供了不少方便而已。他是个隐者，正所谓“陆沉于俗，避世金谷门”。他是王城之下的隐者。

他喜欢品味午门广场上的杀气。这里，无数含冤而死的直臣们把慷慨激昂的魂魄寄留在黄土之下。他能够感受得出他们刻骨的冤屈，也能够听得到他们声嘶力竭的呼喊。同样，从午门里面逸出的王霸之气也被他的思维导引到全身，导引到三尺二寸长的剑刃之上。

这把剑，他叫它“壁立”，取的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意思。

剑尖缓缓地高举过头，剑尖向上扬起每一寸的过程中，都渐渐凝聚了午门广场上每一寸土地的杀气、王霸之气和沉埋已久的冤气，还有，就是月色中的阴寒之气。他在蓄势，当剑尖上扬至巅峰之时，也就是他蓄势已满的时刻。他觉得，四肢百骸已经充盈了天地万物的沛然之气，如果剑锋在此时下落，他自信天下已罕有高手能够抵挡这雷霆万钧的一击之力了。那两年，他是个孤僻冷傲的朝中隐者。

在禁军统领做到第三年的时候，冷涛秘密出京，到五台山大悲禅院和他早年的方外至交大痴和尚一同坐禅打七，如是者十日十夜，滴水未进。当他返京之后，依然苦行子夜的修炼，只是这时的他已经懂得了顺应风云雨雪的天道变幻，春时剑行王道，沛莫能御，夏日则冥想暴雨洪峰的剑意，秋时剑随秋风与肃杀之气合节合拍，冬日在苍茫大雪里修习藏精蓄劲的法门。这时候，他变得不再孤僻寡言，开始像一个真正的统领那样治理禁军了。二十万禁军在他的统率之下一扫以往的颓靡之风，竟俨然成了一支劲旅。为此，崇祯皇帝大大嘉奖了他。对这些世俗的荣耀他竟也一概不加推却。王公大臣们因为崇祯皇帝对冷涛的青睐有加，也益发与他交际起来。冷涛也来者不拒，欣欣然地“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倒是一些武林中人开始看不起冷涛的做派，和他渐渐地疏远了来往，而冷涛倒也丝毫不以为忤。但是，他依然保持着子夜在午门练剑的习惯，每夜不辍。

他的剑从来只是蓄势到巅峰时便凝固住了，这时，百丈方圆之内，连飞鸟也不敢掠过。飞近的鸟儿无不惨叫一声，惊飞而起。每夜，他的剑都只停顿在蓄势的巅峰，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京师里的武士们都在猜测，如果这一

22850236

剑真的落下，该会有怎样的威力？

但是，没有人敢挑战冷涛，没有人敢亲身尝试，看自己能否接下“壁立”的凌空一击。

三年来，没有一个人——除了杨陆凯。

挑战是杨陆凯提出的，他把决战的地点定在午门外的广场，时间定在八月十五的子夜。知道的人都认为杨陆凯疯了。

谁都知道，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冷涛的精力、体力都处在空前的巅峰状态。“如果我是杨陆凯，我一定会另选个时间地点。”鲍超在观战之前曾经对人这样说过。

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都是既兴奋又吃惊。兴奋的是终于可以再见冷涛的出手，吃惊的是杨陆凯似乎胜面极微：他在三年前还是个无名小辈，后来在漠北和李纪堂的对剑中一举成名。但是，那时的李纪堂为了护送王孝祺已经亡命奔逃了近半个月，虽然杨陆凯也是千里追袭，在体力上没占什么便宜，但这一战到底都不是两人在巅峰状态下的公平对决，杨陆凯真正的实力如何，在很多人眼里还是个未知之数。他有什么把握挑战冷涛呢？

“那天，我正在为杨大人到冷涛的府上送礼，刚好赶上有人送来杨陆凯的战书，”鲍超后来对张和这样说道，“冷涛看过之后，也没什么表示，还和平常一样谈笑自如。他和我拉了会儿家常，然后很客气地送我出了大门，让我向杨大人代他问好，然后就转身回去了。”说到这儿的时候，鲍超的脸色忽然变得古怪，“不知为什么，我刚好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冷涛信步跨过大门，却没留意脚下的门槛，他一脚正踏在门槛上，竟把门槛踏得齐齐地陷入地基里，而他竟然毫无察觉。”

冷涛不喜张扬，杨陆凯看来也不想借此战成名。所以，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其实并不太多，而且，他们也都得到了冷涛的嘱咐，不肯轻易向外吐露。

所以，在决战之夜，观战的只有二十三人而已。鲍超后来说道：“我有幸成为这二十三人之一。这是因为杨大人很慎重地叮嘱我，要我借机察看冷

涛真正的实力，并要记牢冷涛和杨陆凯在决战之前的每一句对话。我们当时谁也没有太在意过杨陆凯，没想到……”

鲍超接着说道：“八月十五的子夜，午门之外，月亮大得吓人……”

冷涛站在广场的中央，在这一刻，他三年前那种孤高的神态又显露出来了。二十二个观战的人多是禁军军官……

“等一等，”张和在听故事的时候突然打断了鲍超，“你刚才不是说二十三个人吗？”

“不错，是二十三个，”鲍超不高兴被打断，说道，“你听我接着说……”

杨陆凯来了，他斜跨着剑，步子迈得很稳，直向冷涛而来。月亮悬在两个人的头上，好像一只冷森森的眼睛。

相距两丈开外的時候，杨陆凯停了下来。这时候，观战的众人同时觉得身上泛起了一阵寒意，都不自觉地又退开了几步。

杨陆凯道：“冷大人很准时。”

冷涛道：“杨兄弟好。在动手之前你能否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杨陆凯道：“请讲。”

冷涛目光一凛：“杨兄弟可是来自东海？”

杨陆凯怔了一下，摇头道：“不是。”

冷涛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张和在听鲍超讲到这里的时候，不禁又插嘴要问，但一见鲍超那专注的神态，把嘴撇了撇，又闭上了。

杨陆凯道：“冷大人，我也想问你一件事。”

冷涛道：“请讲。”

杨陆凯缓缓地说道：“这世上究竟有几个李纪堂？”

冷涛面色一变，沉吟半晌，突然手握剑柄，向杨陆凯低声喝道：“拔剑吧！”

二十二个人又向四下退开几步，每个人的脸上都闪着激动的光彩。

冷涛剑已出鞘，双手握持剑柄，剑尖缓缓向天空高举。天顶是一轮硕大



无朋的月亮。

人们静观着，见冷涛已将蓄满剑势。

百丈方圆的空场上竟没有一丝声音，人人都在等待冷涛剑势蓄满的一刻。

这时，杨陆凯的剑却还没有出鞘。

忽然，杨陆凯一个纵跃，跃前一丈有余，剑刃出鞘三寸，作势欲击。

冷涛却向后踏出半步，剑尖依然上扬，肃杀之气猛然吹上十丈开外的一株百年老槐，霎时间，数十片绿叶催黄，从枝头飘落。树前站的是禁军中的老教头黄石，他在回忆这一刻的时候，总是先叹上一口气，然后才说道：“我只觉得悲从中来，好像刹那之间回昧了几十年来的坎坷生涯，不由得升出了对生死无常的慨叹，泪水一下子就夺眶而出了。那天回家之后，才发现原本漆黑的须发竟然已全部花白。”

杨陆凯忽然又向左前方跃出五尺，身法极快，剑刃依然出鞘三寸。

冷涛向右斜跨半步，剑势在即将蓄满之际竟然有了中断。他不动声色，剑刃在头顶虚挥一下，然后沉剑落膝，剑尖指着杨陆凯身前五尺的地面。

杨陆凯的鼻尖已经渗出汗珠。在两人身未近、剑未交的刹那，已经各凭毕生修为惊心动魄地交过手了。

杨陆凯知道自己刚刚成功地化解了冷涛即将蓄满的剑势——他事先拟好的战略意图是旁敲侧击，不让冷涛有机会把剑势蓄满。这个意图虽然暂时达成，但他在两个跨跃之间已经用尽了全力——跃出的时间与距离都要在瞬时做出最精确的计算，差之一毫就将身首异处，他根本没有任何把握接住冷涛的蓄势一击。“而在已然力疲的时候，冷涛的剑势却又已封住了自己任何攻击的妄想。”他仍在计算着时机，但来自冷涛剑势的压力已使他连呼吸都觉得艰难了。自己心脏的高速跳动通过动脉刺激着耳鼓。

冷涛气定神闲，剑尖依然指着杨陆凯身前五尺的地面，一动不动。

他在等，在等着对手的崩溃，或者是崩溃前不甘坐以待毙的一击——那和送死是没什么两样的。但是，冷涛却忽然起了收剑归鞘的冲动。观战者们连呼吸都屏住了，一个个泥塑木雕一般，他们都期待着冷涛剑势蓄满的凌空

一击，却没人知道冷涛在这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

时间流逝，刹那间，仿佛岁月已经催人老去，杨陆凯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他任何出招的可能都被冷涛看似随手一指的剑势完全笼罩。此刻，他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是死亡的先兆。

“本来就没人看好自己对冷涛的挑战，也没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挑战冷涛，他可是个深不可测的对手。”

“可自己就这么死了么？”

他想，不会的。

“不用问为什么，总之是不会的。”

他笑起来了，笑容很是怪异。

硕大无朋的月亮略微歪斜了。冷涛的剑尖依然指着 he 身前五尺的地面，他的剑刃也依然离鞘三寸。除了月亮，似乎整个世界都凝固了。

杨陆凯在支撑着。他想，只要我还没倒，就总会有机会的。虽然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会真的等来这么一个机会，但他还是撑着。耳鼓几乎要被心跳声震破了，眼角和鼻孔里也已渗出了鲜血。

月光下，两个人的影子显得怪异和凄凉。“啪”的一声，在杨陆凯握剑的那只手上，虎口的血管突然崩裂了，鲜血顺着拇指流到剑刃，流到剑柄，流到脚下。

杨陆凯看着自己在月光下的身影，他感到时间加快了，他看得出自己的影子在月光下流动，流到肩膀，流到手臂，流到剑柄。他的心念猛然一动，身子没做任何移动，握剑的手腕却略略一斜，月光在瞬间射到三寸剑刃，反射向冷涛的左眼。杨陆凯就在这时再次跃起——他把剑连鞘拔起，运起最后的力气跃出丈余，剑连鞘向前击刺。是的，直到这时，他的剑仍然没有完全出鞘。

冷涛处变不惊，在杨陆凯前跃与击刺的瞬间过程里，剑尖陡然上扬，霎时蓄满剑势，迎着杨陆凯剑风来处凌空劈下。杨陆凯的剑锋就在这时由击刺改为横推——这是他在跃出之前就已计算清楚的攻击方式，同时身体向左滑出半步，把连鞘的剑脊迎向冷涛的来剑。

冷涛的剑锋斩在杨陆凯连鞘的剑脊之上，这是蓄满剑势的一击，三年来大家做过种种猜测的一击终于显出了真实面目：它的威力还要远在众人的想像之上：在剑锋离杨陆凯的剑脊还有三寸距离的时候，剑脊外面的剑鞘就豁然从中间折断，断成两截的剑鞘又在冷涛剑势所带起的冲击波下四分五裂，碎成了片片蝴蝶。这是瞬间的瞬间，杨陆凯的剑脊在冷涛剑锋的两寸之外被剑势冲断，前面一截飞出二十丈外，钉在皇城墙上，下面一截仍握在杨陆凯的手里，但杨陆凯虎口的血管崩裂之处突然喷出血花，染红了这半截断剑。冷涛的剑锋余势未消，在空场上划出了一条长三丈、阔二寸、深一尺的沟壑。

杨陆凯在战后曾无数次回想起冷涛那蓄劲已达颠峰的一剑，他知道，如果正面交锋，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逃过这风华绝代的剑势……但在当时，杨陆凯却根本没有吃惊的时间。

的确，杨陆凯根本挡不住这一击。

但他已不必挡，他在变击刺为横推的那一瞬间身体悄然向左滑出了半步。冷涛这一剑只是击在了杨陆凯长剑的中间，而杨陆凯的人却不在剑身的后面。

一击过后，冷涛的左眼便已恢复了视力，但他眼中第一个看到的却是一蓬崩溅的鲜血——从自己的脖颈上进溅出来的鲜血。

第一个倒下的人却是杨陆凯。他跪在地上，用断剑强撑着身子，大滴的汗水从额头流下，连眼睛都几乎睁不开了。他喘着粗气，全身已然虚脱，连动一动小指的力量都失去了。

冷涛正在走向死亡。他立在那里，依然气定神闲，脖颈流出的鲜血已然染透了长衫的前摆。他的思绪又飘忽进了午门外广场的每一寸土地，他忽然感到，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杀意。

“‘燕返’，”他喉头咕嘟着，每吐出一个字，便冒出汨汨的血水，“果然有些独到之处。可是……”

杨陆凯也费力地喘息着：“冷兄……”